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五

刑

守正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肅宗至德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帝以其善用礮勅免死以白衣於陜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持詔不即行上表言去榮無狀殺本縣令而議者謂陜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

能堅守乎若以能用礮石即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法又將何以止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亦以為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願陛下守貞觀之法

按去榮犯法律有應坐之條乃肅宗以礮石微長寘兇惡於不問僅予褫奪竟免刑誅未始非召亂啟奸之漸賈至韋見素等執法論情所言平允雖未見從而議不可沒故特載之

德宗時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奴留內侍省宰相張鎰言貞觀時有奴告主反者太宗曰謀

反理不獨成當有他人覺發何藉奴告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淩上教本修而悖亂不作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遂使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令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縱獨下獄情所不厭帝納之貶縱官奴杖死竇參為大理司直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十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徵贓詔百僚雜議多希執政旨

參獨堅執挺竟伏法徵贓杜亞為東都留守盜劫輸絹于洛城北亞惡大將令狐運適運與其部下畋北郊亞意其為盜執訊之連繫者四十餘人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治命侍御史李元素就鞫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而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誣構元素及復命言未畢帝怒曰出俟命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曰臣

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乃備述運究狀帝始悟後數月果得真盜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没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鉤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指逮繫榜掠甚急内以險文刑部侍郎奚陟持平無所上下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畧盡充既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憲宗朝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

州司戶尚書左丞呂元膺封還詔書奏曰縱堪辭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宣歙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不為禮因搆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御史中丞裴度見延英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

八百萬三歲不肯歸京兆尹許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為姦會坐于頔杜黄裳家事逮捕下獄御史中丞薛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

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穆宗長慶中裴潾為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以父蔭當贖罪徵銅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理官亦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得施於部屬之內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尤

所必誅奏上勅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論死宿州刺史
李直臣坐贓當死賂中人為之援解御史中丞牛僧孺
堅執不回帝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僁失然有經度才可
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死何如僧孺曰凡人不才止於持
禄取容耳帝王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禄山朱泚
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何為屈法哉上嘉納
之文宗太和五年鄭注構宗申錫獄捕逮倉卒事由内
出無可證驗右散騎常侍崔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

反覆數百言帝未諭元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令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會大理卿王正雅與京兆尹崔琯亦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驗其辭狀以聞注等憚之由是獄稍解六年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贓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足大理斷三犯以重者論抵入私馬

為重止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天平節度使殷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頻犯者累科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如部議元武決杖流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武宗會昌中澤潞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為裴問之妹欲原之初從諫死積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子泣告以固逆謀法司請從重典刑部侍郎劉三復復奏曰從諫包藏禍心蹟狀顯著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又況

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稹年幼小逆節未深裴為母氏宜誘說忠孝之道開陳禍福之原而乃激厲兇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儼開酒食之晏號哭以激衆意贈解以結羣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刑誅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罪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夫管叔周公親弟也有罪則除以周公之賢尚不赦兄弟之罪況裴問功效安能破朝廷之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

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乞準法從之宣宗大中中韋澳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之法帝曰可貸否對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後唐明宗時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贓應死分戮於三市史彥㢸為汴州牙校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

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呂琦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

晉開運初張仁愿再為大理卿閑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伏法

宋太祖朝馬仁瑀為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殺平

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爾願以過失傷論仁璹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横恣耳非過失也豈可以已之親而亂國法哉卒論如律淳化中張詠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為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為言太宗乃改容勞之澶淵之役諸將臨敵退衂真宗已詔

貸罪議者以為敗軍之將當誅帝惑以問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對曰罪誠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非信也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

違制之法向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曽知審刑院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帝不悦曰如是不復有違制者曽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景徳中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

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帝從之當坐者皆免王質知廬州日有盜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置於法大理駁曰法當原質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又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也疏三上貶監靈仙宫仁宗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

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贄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沈德妃之弟惟恭樂安郡主之壻張承衍同管勾會靈觀觀燔黜惟恭蔡州承衍汝州妃主交為言乞留京師帝曰已行之命為貴戚所回則法徒設矣命趣行周敦頤為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而轉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勝投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轉運

使感悟囚卒不死神宗以韓晉卿為大理正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廷終持之不肯變故事大理開封斷獄得請實蔽罪其後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哲宗時開封少尹虞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

相當毋得輙請從之高宗紹興初張九成為鎮東軍僉判民冐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孝宗時李浩知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門橐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

末甚白帝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耶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憲所沒貲帝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明年大理奏結他獄帝顧輔臣曰棘寺官須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巳而卿鈌曰無以易浩遂除之程迥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懇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辯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巳分令天下

郡縣視此為法迴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材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

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寧宗時董槐為廣德軍録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説族矣槐

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楠誠枉令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楠獄

遼天祚初窮治耶律伊遜黨有司不以為意御史中丞耶律舍哩上書曰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伊遜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搆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

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寃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德勤台實伊遜之黨耶律赫嚕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伊遜為功臣陛下安得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寛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

益著周公誅飛廉惡来天下大悅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伊遜誣搆昭懷太子事具詳舜桼篇按舍哩本傳云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總論又云舍哩之書幸出於伊遜既敗之後獲行其說一人之事一篇之中而互異如此今按天祚本紀乾統元年十月上昭懷太子謚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明年四月詔誅伊遜黨徒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德勒台之墓剖棺戮屍二事相去纔及半年舍哩上書月日雖不可考書中既稱順考其距誅戮逆黨之時當亦不遠不應初不報而旋即從之也本傳自相齟齬似從後論為正且終遼之世臣下疏奏伉直無如此書者故備載云

金世宗大定初嘗命左衛將軍達巴訪求良弓達巴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多以己意更代護衛羅索以告命點撿司按鞫達巴妹入宮為巴哩達巴因內侍僧爾謂巴哩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誣服耳巴哩以聞命杖僧爾百出達巴為隴州防禦使四年上謂宰相曰權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官吏往往屈法伸情宜一切禁止九年高德基為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帝是刑部

議因召諸尚書諭之曰朕即位已來以政事與宰相爭執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十五年唐古部族節度使伊喇摩多之子殺其妻而逃帝命追捕及既獲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帝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容摩多請託至此豈可貸宥并罪之二十五年后族有犯罪者尚書省引入議奏帝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時后

族濟州節度使烏凌阿綽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帝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致移國祚朕所以令諸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勳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帝曰法有倫而不倫者其改定之帝又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

令依例出職若涉贓賄必痛繩之太尉左丞相克寧曰依法則可帝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知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知大興府事赫舍哩執中坐贓命吏部侍郎李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帝意頗惑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

史獄具二法上帝怒責御史大夫張汝霖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賈少冲以刑部郎中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帝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乃有守如此大懐貞為興中尹有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於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懐貞以計取之卒寘於法越王永功於章宗時判大宗正與應州僧善僧將訴事於彰國軍節度使伊喇呼喇

求永功手書與呼喇為地呼喇得書奏之帝謂宰臣曰永功以書請託事雖細微不可不懲凡人小過不治遂致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宣宗興定時伊爾必斯為右副元帥備潼關次澠池兵潰伊爾必斯變易姓名與其妻之妹赫舍哩氏及僕婢三人亡匿柘城縣民舍既而赫舍哩氏為其姑所捕執伊爾必斯妻子亦在京師有司請窮治蹤跡詔令自出特赦死伊爾必斯

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效御史中丞完顔伯嘉奏曰古之為將者進不忘死退不避罪伊爾必斯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陳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克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為此醜行聖恩寛大曲貸其死自當奔走闕庭惶恐待命乃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跡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為臣之不忠者

按法莫重於失律罪莫大於無君伊爾必斯喪師亡命醜穢悖慢雖梟磔不足以蔽辜乃宣宗是伯嘉之奏終以先有赦令僅予除名亦

失政刑之甚矣哀宗正大二年内族旺嘉努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帝曰英王朕兄也敢安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戮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即命斬之劉肅為尚書省令史時盜内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冤帝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

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汝具奏辨析之帝悟因得不死

元世祖在潛邸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趙良弼參議司事阿勒達爾當國憚世祖英武讒於憲宗即命為陝西行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鉤校京兆錢穀鍛鍊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按廉希憲傳又載阿勒達爾等撿覈所部用酷吏分任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巳出有

罪罔當獨任係屬何與故事竟卒無獲罪者

中統三年趙炳為刑部尚書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攜妓登龍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寃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君職當為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謂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徇情者王磐為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嚕噶齊蒙古岱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

諸官權要蔽蒙古岱不為理又欲反其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於家拘繫搒掠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擿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按康希憲傳西域人自稱駙馬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希憲令械繫之其事相類故不重載至元初奸臣阿哈瑪特領左右部専總材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平章政事康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

哈瑪特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久矣自卿等為政朕無此憂言者訟宰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甚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希憲謂天澤無肆横不臣狀力爭於帝前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奇徹者帝勑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迴耶對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京師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

宜詔遣使者按問事竟無實竒徹得免參議樞密院事
費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錫津與侍御史張
雄飛雜治之請託交至雄飛獨無所顧盡發其罪狀并
其黨與皆伏誅嗣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
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械其奴
并奴妻及妻之父母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辨詞色
俱厲主不得已悉還而遣之但挾其奴以去入為兵部
尚書平章阿哈瑪特在制國用司時與伊瑪都鼎有隙

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犯在制
國用司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答秦長卿劉仲澤亦
以忤阿哈瑪特皆下吏欲殺之雄飛持之甚力阿哈瑪
特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
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為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澧州安
撫澧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寛其
罪雄飛繩之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
匿稅毆人者欲改宋獘政懲不畏法者爾是時四方多

盜詔犯者皆殺無赦所在繫囚滿獄因符寳郎董文忠言乃革其令具刑制篇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尉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圖們分覈之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詔悉原免并賜文忠金尊以旌其直二十年江淮行

省宣慰使郝顯李兼怨平章蒙古台不法有詔弗問仍以顯等付蒙古台鞫之繫於獄必抵以死行臺監察御史申屠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寃將縱之蒙古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俾從軍自贖僧格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湖廣劾平章約蘇穆爾僧格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鞫臺中咸憚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畢章極論其誣僧格方促定天祥罪閲致遠章乃氣沮有小吏誣告漕臣劉獻盜倉粟僧格方事聚

斂衆阿其意鍜錬誣服刑部尚書理智理威曰刑部天下之平令輦轂之下漕臣以寃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實聞以是忤僧格出為江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僧格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糧凡阿哈瑪特時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搒掠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中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利用監徹爾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

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爾辨愈力於是帝大悟誅僧格枉繫者始得釋其黨人納蘇拉鼎等既誅帝以實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平章政事布呼密力爭之不從日中凡七奏卒誅之圖爾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騐其籍改正之圖圖爾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布呼密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

人安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成宗即位聽斷明果多采布呼密之言西僧為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圖魯木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犢出宫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曰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

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大德七年左丞相達
爾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
者悉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寃於福何有帝嘉
納之十一年詔行世祖時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
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已來以作佛事
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寛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内
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决制可仁宗延祐時雲
南行省右丞賽音濟勒威有罪國師綽斯嘉旺札勒奏

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預耶不聽又參議中書省事竒實堅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英宗為皇太子奏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皇姊大長公主僧格喇實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敕案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巴爾斯濟蘇下獄帝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巴爾斯濟蘇雖事朕日久今既有罪當論如法文宗至順二年約爾

珠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事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約爾珠曰事涉誣罔不可奏命僚佐重違宰臣意約爾珠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雅克特穆爾為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順帝至元四年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

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御史扎實曰張子文以為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扎實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五年歸暘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暘為不動九年臺臣議贓吏遭喪不

許歸葬須竟其獄都事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方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明太祖洪武初御史中丞劉基謂宋元寛縱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時帝幸汴梁宿衛官侍有過者皆啓皇太子置之法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左丞相李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八年鳳陽宫殿成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鬭

殿脊者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尚書薛祥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為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争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然之九年詔官吏有罪者笞已上悉屯謫鳳陽至萬數陜西按察司僉事韓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

子殆矣乞分别以協衆心帝嘉納之英宗正統中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之吏部左侍郎魏驥持不可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決而雨孝宗弘治末年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久不下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効忠珪所為無足異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之語珪所執未可深責也帝頷之明日疏下遂如擬世宗即位七

月因日精門災疏理寃抑命再問緩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鵬王瓛齊佐等與馬給事中李復禮等言鵬等皆江彬錢寧之黨王法所必誅乃令禁之如故嘉靖初革錦衣傳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復諭緝事官校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他詞訟及在外州縣事毋得預未幾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為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刑部尚書林俊言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宫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中官崔文家人李

陽鳳索匠師宋玨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姦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為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御史馬録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

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輒遣錦衣官校尉致
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
許復禮等亦以為言獄得少解王世貞為刑部郎中奸
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
嚴嵩以請不許穆宗隆慶初年任用宦官旨多從中下
刑科給事中舒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
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勅行則喜怒未必當而
法司與臣等俱虛設帝是其言路楷楊順以搆殺沈鍊

論死具舞柰篇大學士高拱欲庇楷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即欲勿罪宜何辭由是忤拱神宗即位冬月詔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復傳旨大昏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行刑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罪鞫問既明依律棄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災醮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取決此特近

年姑息之弊非舊制也臣等詳閲諸囚罪狀皆滅絶天理敗傷彛倫今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寃蓄憤於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若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為言詔許之崇禎間姜埰熊開元下獄莊烈帝諭掌衛駱養性潛殺之養性洩上語且言二臣當死宜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陰使臣殺之

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會大臣多爲椽等言乃得長繫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王春煦

謄錄舉人臣高若越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六

刑

贖刑虞 周 漢 後漢 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自古帝王不得已而用刑其明慎欽恤者莫如虞舜舜典曰金作贖刑列於鞭扑之次肆赦之前金非加人之物贖而仍言刑者出金之與受扑俱世人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周穆

王作吕刑五刑之屬三千墨辟而上至於大辟刑疑則赦從罰定以鍰鋝輕重之差使與罰各相當繼言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奪其欲以病之俾不為惡即虞書命刑之義馬端臨謂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法比及於周條律紛繁若盡從而刑之何莫非投機觸罟者穆王哀之而五刑各以贖論大約其情可矜其法可議蓋哀恤之意居多非利其貨也

詳繹二篇文義舜典主於誤呂刑主於疑後世論贖率不外此而死罪非實犯多亦有許贖者至於輸納之品孔安國傳於舜典謂為黄金於呂刑謂為黄鐵虞不言成數而周制有等差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孔頴達正義謂其實皆銅也漢及後魏皆用黄金漢納金特少其斤兩令與銅相埒舊說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兩死罪千鍰當出四百一十六斤六兩太半兩銅與金贖

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倣其後納粟納縑亦不一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唐時復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然較漢已為輕減元宗詔許準折納錢而犯者益便逮至金元或以牛馬雜物明初專用鈔弘治中鈔法既壞乃許折銀錢準算周官八議之法後世定律率遵用之至明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謂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後

羣臣罣誤準以俸贖始此此歷代輸贖之大略也杜佑著刑典獨不及贖刑一門未免闕略今采自有虞迄於明代以補其罅漏仍倣馬氏通考之例列於赦宥篇之前庶幾有合於尚書之義云

虞舜金作贖刑

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疏言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言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

穆王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恐其不相當故也鍰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倍百為二百鍰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傳言五百鍰馬云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經歷陳罰之鍰數傳言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疏云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

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刵是古之制也

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足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孝文時納鼂錯之說募民入粟塞下得以除罪武帝天漢四年征匈奴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乃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宣帝地節三年西羌反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言國兵在外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

令各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八郡者隴西已北安定已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少府蕭望之等議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不可於是天子復下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敞敞言令罪人出財減罪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

甚望之終以為不便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西羌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九年令天下罪囚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明帝即位詔罪囚中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又詔天下亡命殊死已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日先自告者半入贖永平八年詔犯罪亡命

者贖罪各有差十五年詔亡命殊死已下贖死罪縑四十疋右趾及髠城旦舂十疋全城旦至司寇五疋餘如即位初制十八年詔贖死罪減縑十疋章帝建初七年詔又減縑十疋如永平初年故事右趾髠鉗已下各有差和帝永元六年廷尉陳寵言令律令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七十九事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并大辟耐罪贖罪為三千悉删除其餘條使與禮相應議未及施而寵免後遂寢順帝漢安二年令罪囚殊死已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

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桓帝建和三年詔死罪亡命已下贖各有差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三年及熹平六年光和三年中平四年俱有此令

晉新律意善功惡以金贖之金等不過四兩

梁武帝即位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扑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

已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

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將吏已上及女子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天監三年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大同十一年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陳存贖罪之律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

亦贖論

元魏起自朔方其初刑法甚峻死罪至多後乃令當死者其家獻金馬以贖

北齊律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巳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

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巳上皆名為罪人

後周制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罪金二斤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匹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一百疋其贖刑死罪五

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

隋制官品第九已上犯罪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為一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千里則百斤矣絞斬二死刑皆贖銅百二十斤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每加減降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

銅亦加二倍為差其實不異開皇舊制

唐律贖銅之數及以官當罪之法大略悉準隋制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犯罪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聽贖七品五品已上官親屬流罪已下得減一等

軍民年七十已上十五已下及廢疾

犯流罪已下者準此玄宗天寶六載敕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斤一百二十文若欠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匹若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憲宗元和三年詔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委觀察判官一人專勾當及時申報如蔽匿不申者節級科貶如罪不繫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準前申送御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御史一人專知贓贖不得以贓罰為名如罪名

未正妄罰其財亦委觀察判官勾當差定後先具名奏

聞
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
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已下者準律
文處分

晉高祖天福六年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請今後凡
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
院覆奏應内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無品官
有散試官者應内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並請

同九品官例其京都軍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内外雜任鎮將等並請準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請同流外職準律杖罪已下依決罰例徒罪已上仍依當贖法

宋制最慎贖刑非入議者幾不得與刑統名例律有用官蔭減贖之條太祖乾德四年通考作開寶四年以大理正高繼申言具雜議篇詔犯罪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及仕前代三品已上官有功惠及民者乃得請又定流内品

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罪已上依當贖法諸司受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贖私罪以決罰論太宗淳化四年通考作端拱三年詔諸州民犯薄罪或入金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之自今並決杖遣之不以贖論婦人犯杖已下非故為量輕重笞罰或贖銅釋之仁宗議立贖法詔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於理

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罪之奬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於刑措其議科條非著於律者或昌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誤可憫别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為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不果行至和初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流罪已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有罪非

巨蠹亦如之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以為失刑神宗熈寧四年前單州碭山尉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為尉嘗納官贖父配隸罪願同舉人例得免丁徭詔復賜出身仍與注官時中書言刑名未安者五條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後竟不行遼制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巳上十五巳下犯罪者

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太祖七年于厥掠生口者俾贖其罪放歸本部興宗重熙元年詔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

金國舊俗凡親屬犯罪欲以牛馬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刵以為別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決杖聽贖再犯者不聽且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何以贖為時焦旭攝左警巡事以杖

親軍百夫長有司論當杖決帝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
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章宗泰和元年
新律成贖銅皆倍於舊宣宗時完顔伯嘉知歸德府上
言乞雜犯死罪已下許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
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為常法遂寢
元制諸職官犯夜及牧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又諸
年老七十已上年幼十五已下不任杖責及癈篤殘疾
有妨科決者贖世祖至元二年諸王塔齊爾使臣庫庫

楚至北京花道驛手殺驛吏郝用及郭和尚有旨徵鈔十錠給其主以贖死二十一年以哈扎爾齊依舊揚州鹽運使歲市鹽八十萬石以贖過

明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自開國時啓之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已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

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叙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已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已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並罷職不叙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贖及雜犯死罪已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永樂四

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僅十之一成祖諭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聽其寃死者凡雜犯死罪已下約二百悉准贖發遣仁宗初即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英宗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准徒已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

贖亦如之矣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為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録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宗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

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帝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為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為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令例折鈔英宗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為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憲宗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孝宗弘治十四

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决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為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為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為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錢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武宗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世宗

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一百貫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鈔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

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為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為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

按廷聲此奏謂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

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特垂一代之法爾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脚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草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宣德時

申交易用銀之禁蓋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詳見下文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纔足比於和之律鈔耳而况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是時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十八兩運囚糧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銀二十五兩運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甎每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千箇折銀三十九兩運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十七兩運

灰最重運炭最輕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佑筭事力亦略相當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頗有力次有力各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穀一石初折銀上庫後納穀上倉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為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歷十三年復申明焉遂為定制

明法充軍之例最嚴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已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為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凡律贖若天文

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十二貫除決杖准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他倣此其決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

凡年七十已上十五已下及廢疾犯流已下收贖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者依幼小論並得收贖如六十九已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廢疾後事發得依老疾收贖他或七十九已下犯死罪八十事發或廢

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八十九
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若在徒年限
內老疾亦如之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後老疾合
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貫
六百文剩徒一年應八貫四百文計算每徒一月贖鈔
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贖七百文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
七貫七百文餘倣此　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
年仍科之蓋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其誣
告例告二事已上輕實重虛或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已
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
聽收贖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
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內
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
文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

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併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已上須決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 又過失傷人准鬬毆傷人罪依律收贖 至死者准雜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 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 鈔三十六貫 若犯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 其法實杖一百不准折贖然後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為制 天文生婦女犯徒流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

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係天文生某係婦人依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例每杖十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

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因徒流皆決杖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甎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係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係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

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贓為行止有虧之人槩不許贖罪惟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寛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

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甎運碎甎之名尚存也至萬歷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更歸一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踈放踈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

初詔官吏軍民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贖罪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復用不納者久繫不釋其法最弊有司復奉行不善拘繫滿獄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寛典乃軍儲倉拘繫罪人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中俞士吉因奏因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追還所隸州縣遣之詔如其請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曰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始不可令不問其願與否

而強之使從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蓋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賑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云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六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七

刑

赦宥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自肅宗至昭哀歷十四帝凡即位詔書必赦大辟已下常赦所不原者其他或受尊號或建儲宫或祀圜丘或平僭亂以及改元弭變之類大則罪無輕重一切原免小則死罪降從流流以下釋放肆眚之典不可殫記

至德乾元之間與物更始赦命尤數詔書節文惟李林甫王鉷楊國忠親屬不在免限其兩京文武官應被賊逼受偽官三司推勘未了者一切放免合得官者仍酌量注擬至上元二年并詔名在流貶者委中書門下量輕重類例奏取處分凡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惡逆名教枉法盜贓如有親年八十已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準此代宗初制自開元已來所有諸色犯累者並宜雪免左降官

并諸色流人及罰鎮効配軍團人等一切放還諸色流貶者量移近處並詔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并偽出身悉原其罪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德宗即位詔寶應元年以後犯累禁錮及反逆緣坐等槩予洗滌貞元之末十年無赦為太宗已來所僅見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無復敘用及順宗即位始得量移焉憲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播奏竊見諸處配流人逢赦悉得放還惟天

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均經本道奏留防邊遂令没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鬬打情形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乞準依格例處分具刑制篇詔許放還自是遂為定制自穆宗已後每有赦除其左降官並諸色得罪人縱元勅云終身不齒及縱有恩赦不在免限者均得收録放還惟官典犯贓罪與十惡同科遇赦必申明不在免限之例長慶元年詔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原有莊田不經没官被人

侵射其本主或子孫已歸並委州府勘還務令安業文
宗太和三年滄平州李同捷之母及妻男等特免緣坐
李載義進滄鎮兩州將健生口共千餘人並減死分配
邊州防秋時有張璹劉建胡伯忠造偽出身文書賣官
并造偽印行用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
赦前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御史中丞宇文鼎奏
準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
輕即依輕法臣以前件因等雖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

赦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緣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已前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絶披陳勅張璹等三人宜準元勅處分

五季喪亂之中赦恩尤濫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惟十惡五逆火光行刼持刀殺人官吏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免之限亦略遵唐制是時詔書所

及非惟宥罪抑且推恩藩方論薦動輒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即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極論其失唐制徒流人到配隸所本管畫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放還時久格不行後唐清泰間乃詔依開成格施行周太祖廣順二年赦書節文犯和姦者罪不至死先是凡和姦男子婦人並處極法至是始準律科斷並詔諸犯罪人除反逆外餘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晉天福元年

已前條制處分數事差爲得中焉

宋制遇非常覃慶則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已下皆謂之大赦雜犯死減等而餘罪釋之流已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其恩霈所及止於京城兩京一州一路者則謂之曲赦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内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并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太祖即位大赦天下後三歲遇郊則赦終宋之世遂爲成典太宗太平興國

三年將郊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意惑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帝善之遂定赦仁宗景祐中言者以為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兵興已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俾良民懷惠兇人知禁即謂未可盡廢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倣此疏上朝廷重其事第詔自今罪人情重者毋得一以赦免卒亦不果行

開寶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太宗嘗親錄京師繫囚至日旰近臣或諫過勞帝曰倘惠及無告獄

訟不致枉撓朕深以為適何勞之有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歲以為常真宗咸平二年詔曰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為劫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景德二年大理寺又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按多不精詳冀於覆駁延留以俟恩宥請自今事狀明白者即具情實定斷以絕僥倖詔可然自大中祥符已後崇奉天書侈言封禪肆赦之令幾於無歲不有矣天禧元年江南提刑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臣今所部州郡過誤而被宥者雖多竊害而蒙釋者亦

衆葢以奸兇之輩容斷赦期狃於忿心發其夙憾單弱受辜强梁肆暴或舉家殞命罄室擄財或持刀殺人或縱火焚舍至有糾輕生之徒為强剽之盜公行戕害以奪資儲廵警之官上逼下逐設謀緝捕冒險鬭敵以茲敗獲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蠲其罪又配為卒伍咸給衣糧是何異賞人為盜耶請自今應有知赦在近而故為罪戾及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死罪已下止遞減一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雖不悛為若因事捕獲決隸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擄財刼貨已依赦配本城者如更配逃亡飲博之類所在長吏籍其罪由若再黷憲網不問罪之大小禁錮奏裁帝覽之頗嘉其盡心然亦不能用也

仁宗在位久凡大赦二十二而曲赦德音録繫囚之數不與焉然赦常赦所不原者惟帝即位及明道中太后不豫行之而明道所行

人以為濫天聖初詔諸路按察官取乾興赦前配隸兵籍者列所坐罪狀以聞自是赦書下輒及之五年詔已下約束而犯刼盜及官典受贓勿復奏悉論如律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强竊盜不得預赦所在長吏告諭民無冒法自後將祀必先申明此詔而法官讞獄終以會赦多所寛貸臣僚建言謂惠姦失詔旨故復有是詔帝尤惡人告訐陰事時有人密上書疏過又數按人赦前事者翰林學士張方平御史呂誨

皆以為言乃下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告揆無證之辭或外託公言内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慶歴三年既疏理天下繫囚因詔諸路配隷役人並皆釋放神宗大赦凡十一曲赦如之即位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主重焉中外臣僚多

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獄訟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申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

按宋史刑法志載是詔亦作仁宗今從文獻通考改正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獄禁之誡為大善至於言事之官本以繩按百辟糾摘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二字光論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訐人光曰若言

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於中書熙寧八年編定廢免人敘格常赦則郡縣以格敘用凡三期一敘即期未滿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哲宗朝大赦凡八元祐元年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曠隳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令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所留請更刪改從之八年因門下侍郎韓維言詔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並依常時決遣獄訟不減

日限其情重難釋者别為一等奏斷元符三年中書省言元祐編勑惟傳習妖教託幻變之術及故盜決河隄堰不以赦降原減餘犯一再遇非次赦或兩經大禮者聽從原免元符新勑刪去遂使犯法者無由自新詔依元祐法徽宗政和五年知興仁府夏鰭言諸路奏獄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並作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即作鬬殺情理減等流配是遇赦反為不幸詔自今雖遇赦亦令奏

裁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二十七南渡巳後紹興歲至四赦刑政紊而恩益濫矣高宗登極赦文不及河東北右僕射李綱言兩路勤王之師爲朝廷堅守而恩恤獨遺後復有急何以使人帝嘉納之是年六月皇子生大赦詔特詳焉建炎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大理少卿王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僱買及擄掠以從者帝矍然曰朕慮不及此即詔

自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自祖宗已來赦書節文凡官典犯枉法贓者皆在不原而積久弊生漸行弛縱紹興二十五年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廼因郊祀赦曠然與之昭雪或疏罪籍或復原官甚盛德也至於姦贓狼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咸以違忤權臣為辭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啟僥倖之門此正清議所不容也又况此曹嗜利

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倘復齒仕途益務掊克其害將有甚於前日者請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詔如所請孝宗淳熙九年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間詞訴官司按劾多有連及赦前事者復送有司根勘如此則與不曾經赦何異非所以示信也詔應所犯在大赦前者苟非惡逆以上並不許推究光宗紹熙二年勅赦文與令甲牴牾者飭省部逐一比照見行條

法務在從寬毋引法以沮赦五年九月時寧宗已即位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孽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後再犯以情理深重者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前蓋前所未有也開禧三年平吳曦家屬應緣坐其幼男女妾特宥從遠徙理宗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鬬殺已殺人者偽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犯枉法自餘死罪情輕者降

從流流降從徒徒從杖杖以下釋放大寒或祈晴雪亦如之有一歲凡數疏決者後以建康為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視臨安減降之法淳祐三年臣僚奏乞今後疎決先期降旨下臨安府三衙應犯罪在指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後有犯雖已停決不在原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於停決前輕行斷遣如或違戾並從故出入人罪條制施行詔令刑部詳度上尚書省

遼太祖五年皇弟㝢克達喇伊德實安圖謀反安圖妻

訥默庫知之以告得實帝不忍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其罪出埒克為德呼勒部額爾奇木封訥默庫為晉國夫人八年于古凌部人塔勒满執逆黨布呼雅爾堅等十七人來獻帝親鞫之辭多連宗室及有脅從者乃杖殺首惡布呼餘並原釋裕悅實魯之子華格屢蓄奸謀帝每優容之而反覆不悛名父老羣臣正其罪所鞫逆黨三百餘人獄既具帝以人命至重死不及生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為之酒酣或歌

或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首惡埒克次達喇帝猶弟之不忍寘法杖而釋之以伊德實安圖性本庸弱為埒克所使伊德實妻尼嚕古脅從安圖妻訥默庫嘗有忠告並免天贊三年二月徇幽薊地詔改元赦軍前殊死已下罪囚自後平渤海始即位凡兩肆大赦焉會同已後大赦曲赦之典不可枚舉大約嗣位改元上尊號皇子生及舉柴册再生之禮則行太宗初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除首惡餘並赦世

宗時耶律吼有定策功加採訪使益以寶貨辭曰臣位已髙敢復求富臣從弟達魯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赦之臣受賜多矣帝曰吼舍重賞而請赦族人賢矣從之趙王喜隱應歴中謀反事覺帝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脫其械而朝帝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於獄及改元保寧乃宥其罪道宗在位歲久又性溺浮屠故赦特頻數然終遼之世如天禄時之以公主額伯哩自死獄中

重熙時之以樞密使蕭孝忠襃開泰寺鑄銀佛像成皆曲行赦令尤為不經蓋無取焉

金太祖天輔七年二月詔安巴貝勒曰郡縣今皆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太宗即位大赦中外天會十年十月以天清節大赦熙宗而後即位改元及山陵事畢祔廟禮成則特舉大赦郊恩惟世宗朝一行之其他水旱災變亦時行曲赦焉大定二年詔前戸部尚書梁球等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凡避賦役

在他所者並令歸業無問罪名輕重悉與原免三年詔
吏犯贓罪雖會赦不叙五年日者孫邦榮告西京留守
壽王京謀逆鞫實特免死杖之除名嵐州安置既而其
兄德州防禦使文復謀反免其緣坐仍以資產賜其兄
之子約爾珠十七年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
没者並釋為良章宗承安四年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
言下吏詔赦其罪令居家俟命宣宗貞祐元年元帥右
監軍珠赫果勒齊戰敗以兵殺呼沙呼於其第詣闕待

罪赦之三年赦富察齊勤脅從之黨四年山東行帥府事蒙古綱言楊安兒黨内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摩囉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帝命赦之仍贖為良興定元年伊喇瑪努勒言柔山賊魚張二等嘗屢詔免罪若悉誅之恐乖恩信且其親屬淪落宋境近在均州或相構亂乞貸其死徙之歸德睢陳均許間為便詔許之四年有誣宗室從坦殺人者太學生馬肩龍上書言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

者臣無益於用願代死帝問汝與從坦交厚乎對曰臣

知有從坦從坦未嘗知臣臣以死明其寃耳遂宥從坦

元光元年八月丁丑以彗星見改元大赦諭宰臣曰赦

書已頒時刻之間人命所係其令將命者速往尅期而

至哀宗正大二年陳和尚隨其兄色埒在軍中以事笞

萬宜翁宜翁憤死語其妻必報妻以故殺訴臺省不直

則積薪將自焚和尚縶獄者十有八月色埒入朝帝諭

以欲赦之意尋以臺諫言復止及聞色埒卒始馳赦之

且諭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令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始以吾為不妄赦矣和尚且泣且拜後死節於釣州

元太宗初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耶律楚材議請赦宥衆以為迂楚材獨從容為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世祖混一區寓以天下獄囚滋多至元十年勑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

月悉來京師聽決因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二十一年春册上尊號議大赦天下參知政事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止降輕刑之詔時始定刑制條格開載諸疑獄在禁五年已上不能明者遇赦釋免諸盜賊聞赦故殺捕盜之人者不赦其先竊後强會赦惟下手殺傷事主者不赦餘仍刺而釋之諸流因中途遭亂而逃不再犯及已老病并會赦者釋之若奉旨流

遠雖會赦非奏請不得放還諸應徒流未行及已行未至者會赦並釋之諸囚徒配役役所停罷者會赦免放元貞而後肆眚之典亦代行之其詔書節目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僕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强盜印造僞鈔蠱毒魘魅犯上者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悉予原免仁宗即位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翰林直學士元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英宗至治元年帝享太廟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

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行之順帝至正四年蓋苗為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廷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寛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明制凡有大慶及災異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或

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宥之例此則不赦者亦得原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太祖置政平訟理二旛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洪武二十年左都御史詹黴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當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帝曰前罪既宥復論之則不信矣命如律沅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老失養帝謂可勵俗特赦之令傑終養給事中彭與民坐繫

其父上表訴哀立釋之且免因繫十七人都察院當因死者二十四人命羣臣鞫有宽者减數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者建文帝即位盡釋刺面軍及因徒還鄉里成祖永樂元年縣令以贓戍擊鼓陳狀帝為下法司其人言實受贓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憫帝以其歸誠屈法宥之二年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妻梅訴益母老無養請代死帝憫而宥益成化十三年河東知縣徐孚坐妖言事相類故不具載　五年八月録因雜犯死罪

減等流以下釋之八年二月皇太子録囚奏貫雜犯死罪已下報可仁宗立赦條三十五皆學士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年間弊政歷代因之凡先朝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宣宗寛詔嵗下閲囚屢放遣有至三千人者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寛貸之非常制也即位之初即特赦建文奸黨族屬還家仍以其田産給之英宗正統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鬬毆殺人之類百餘

人奏聞請宥俱減死戍邊景帝景泰中陽穀主簿馬彥斌當斬其子震請代死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衛軍舊例竊盜赦後三犯者絞英宗詔通敘前後不論赦（具刑制雜議等篇）至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制奏革既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為令（至神宗朝復議奏請改遣）帝自初即位勅三法司中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予湔滌其後歲以為常成化元年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並王文于謙

子壻回籍孝宗初立免應決死罪四十八人世宗雖屢停刑尤慎無赦嘉靖四十一年三殿成羣臣請頒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極大學士徐階緣帝意為遺詔盡還諸逐臣優恤死亡縱釋幽繫讀詔書者無不歎息神宗萬歷四年勅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並兩犯徒律應總徒四年者各減一年其他徒流等罪皆減等笞杖放免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命自齊黃外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勘豁莊烈帝崇禎十

三年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髙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將斬忽中官本清衘命馳免因釋十一人熱審始於永樂二年止決遣輕罪命出獄聽候而已尋寛及徒流已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連諭三法司録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七年二月親閲法司所進繫囚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舂審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實犯死罪外悉早發遣且馳諭中外刑獄悉如之成化時熱審始有重罪矜疑輕罪減等枷

號疎放諸例嘉靖十年令每年熱審並五年審録之期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減一年二十三年因刑科羅崇奎言詔五六月間笞罪應釋放徒罪應減等者亦如成化時欽恤枷號例暫與蠲免至六月終止南法司亦如之四十三年定坐贓不及百兩産絶者免監追隆慶五年令贓銀止十兩以上監久産絶或身故者熱審免追釋其家屬萬歴四年詔諸贓犯除侵盜官錢糧五十兩糧一百石以上者照舊監追如還官銀不足五十兩

并入官給主百兩已上各贓監追至五年或正犯身故
逮及子孫勘無家産者俱許審實具奏開豁其各處查
盤坐贓追賠銀兩草束亦聽查勘具奏裁奪歴朝無寒
審之制惟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減雜犯死
罪已下宥笞杖枷鐐者復以天氣沍寒勑南北刑官悉
録繫囚以聞不分輕重至崇禎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
中疏請命所司求故事尚書鄭三俊乃引祖宗數事以
聞帝納其言

禁屠殺贖生附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憲宗元和九年詔如聞比來京兆府每及臘日府縣捕養狐兎以充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已後宜並停文宗寶歷二年即位制書節文應緣田獵鷹鷂獸犬等並宜放除五坊加配諸道鷹鷂等長慶已來嘗進外宣索自今一切停進太和二年帝名對侍講學士許康佐語及取蚺蛇膽知生割腹而後得之遂命停減桂賀等州額貢四年詔曰時屬陽和命禁麛卵

所以保滋懷生仁遂物性如聞京畿及關輔近地豪家弋獵放縱鷹犬頗傷田苗長吏切加禁察違者捕繫以聞開成二年三月詔曰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鷂及雞鴨鳥雀狐兎等悉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禁京城及畿內採捕鳥獸羅網水蟲以遂生成永為定制委臺府及本司切加禁止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

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三年五月勑春夏之交長育是務眷彼含靈之類方資亭育之功自此至冬初凡羅網及諸弋獵之具並宜止絶如有違犯仰隨處官吏便科違詔之罪起今後每年至於二月初便依此勑曉示中外四年回鶻進白鶻一聯命禮賓使解緤放之山林

周太祖廣順二年鳳翔言義州番部買牛入番多是宰殺乞止絶沿路州縣道途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與番人從之

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牛羊司畜有孳乳者放牧勿殺大
中祥符二年詔量留五坊鷹鶻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
縱之三年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長吏申明此旨
天禧四年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
鳥仁宗嘗夜飢思膳燒羊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
不時之需戒勿宣索
遼太宗會同五年五月五日禁屠宰道宗咸雍七年罷
獵禁屠殺以置佛骨於招仙浮圖故也

金海陵天德三年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鵝鴨等悉罷之並放皇統間苑中所養禽獸正隆五年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鵰隼者世宗大定五年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十四年詔明安穆昆之民不許殺生祈祭二十年帝謂宰相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二十五

年帝幸上京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兔帝怒令杖平山三十仍召襄誡飭之遂下詔禁射兔十一月又詔曰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巳上不許用網及蘇克蘇呼恐盡獸類章宗明昌三年正月以孝懿皇后小祥禁屠宰承安二年七月以壽王洪輝疾愈帝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勅輝和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申嚴屠牛馬之禁二十七年禁屠宰牝羊成宗元貞三

年詔江南毋捕天鵝大德三年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為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鶖元刑制禁令條開載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殺者禁之諸郡縣歲正月五月各禁宰殺其饑饉去處自朔日為始禁殺三日自十二月至來歲正月殺牝羊者禁之諸宴會雖達官殺馬為禮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與衆驗而後殺諸私宰官馬牛為首杖一百七為從者八十七助力者減正犯二等論罪

明世宗初即位令縱内苑禽獸天下毋得進獻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七